

西京云影

张胜利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京云影 / 张胜利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513-0301-9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1384号

西京云影

作 者 张胜利
责任编辑 周瑄璞 陈 昕
整体设计 崔丽芳 张 明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40mm 1/16
字 数 455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01-9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4

没有人真正超出他的时代
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
——黑格尔

代序

想到了《白鹿原》

——读张胜利的《西京云影》 徐剑铭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阅读张胜利的长篇小说《西京云影》了。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读张胜利给我的是由手稿变成的打印稿；现在是春天，我看到的是即将付梓的清样，也就是说，花，就要开放了！

第一次阅读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本书怎么有点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这次阅读中，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可以说我是一边读《西京云影》，边想《白鹿原》，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西京云影》写在扉页上的是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没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

《白鹿原》在同样的位置写的是文学家巴尔扎克的名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仅从这两条标志性的导语就可以看出：两位作家都是要用文学的载体展示我们这个民族在行进中的时代印痕、心路历程。往大里说称史诗，或小里说叫故事。

陈忠实的《白鹿原》比张胜利的《西京云影》早出世 20 年，《白鹿原》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最优秀长篇巨著，堪称史诗性作品；《西京云影》目前还正在梳妆打扮，尚未走出闺门。但是仅从以上引用的导语我就可以认定，张胜利写作的目的与陈忠实是相同的：用文学家的心灵与视觉回望历史、解读历史，让小说成为一面光可鉴人的镜子。

所以我要说：张胜利是位有社会责任、有担当的作家。陈忠实就“更是”了！

仅此，我对二位有着同样的敬佩之情——尽管二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距很远，忠实是大家，胜利目前还在业余作家之列，忠实年长我两岁，胜利晚生我一两年。“革命不分先后”，“有志不在长幼”，既遇有德者，何不相悦？

就地域而言，两位作家可谓是“邻家兄弟”。忠实笔下的白鹿原位于西安东部三四十里的地方；张胜利书中的张家滩也在西安东部，距省城七八十里（属临潼区）。白鹿原是陈忠实的故乡；张家滩是张胜利的桑梓地。而两地之间的距离远不过三四十里。属于一块云彩下雨，两边地皮皆湿的近邻。

两位作家都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这一点，从写作的目的和书的内容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是中国西部的渭河平原。两位作家的两本书都是描写发生在渭河平原上的故事。书中的时间跨度可以用“百年”来计量。出现在两部书中的人物都可称“众多”。而这百年中国政局之动荡、世事之纷乱、民众生存之艰辛可谓“罄竹难书”！

一个有承担的作家不能因为“难书”而不书，否则你就别干这一行。

对于渭河平原的百年风云，陈忠实“书”了，《白鹿原》成功了。

张胜利也“书”了，《西京云影》即将面世，将接受社会大众的检评。

既然要接受社会大众的检评，我就不该多嘴多舌。但我还是想说几句，好在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我的话还不至于对读者起到导向作用。

我想说是因为我对张胜利的了解。前文已经说过，胜利是位工人作家，他的本职是工厂的工人。从学徒熬到技工，再从技工升到车间主任、书记，直到退休，顶着一头花发回家颐养天年。他在工厂干得咋样，我了解不多，我知道的就是他自小热爱文学，进入工厂后坚持业余写作。可以说，他写作的历程与他工作的时间是同步的。这一点非常难得！一个人把一项他所喜欢的事坚持四五十年，真的是很不容易！更难得的是，这部长达 40 余万字的小说竟是在退休后很短时间内写出来的，其中的“内涵”就更加丰富精彩了！

我觉得这是一部好书，一部匠心独运的大书。书中的众多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作者在揭示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在认真地、甚至痛苦地咀嚼历史，解读苦难，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在艰难行进中的是与非，罪于罚，得与失，成与败……我觉得，这本书试图努力突破图解政治的藩篱，在描写人物命运时，力图解析人性的本质。全书中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也找不到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要揭示的是人性的复杂性，努力让每个人物都是“这一个”。我认为这一点作者是成功的

作者以朴实、明快、生动的语言抒发出对家乡的恋情。描绘家乡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无论是西京城还是张家滩，都让人感到亲切、自然、生动。

既然想到了《白鹿原》，那我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文学而言，《西京云影》与《白鹿原》相比，孰重孰轻？

虽然文学作品没有量化标准，但我还是要坦率地说：二者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胜利仍须努力！

我能感觉到的：一，《西京云影》时间跨度很长，细节很多（很多细节也很精彩），但在谋篇剪裁上似乎应该再下功夫。二，我知道胜利是位心底善良的好人，但是，当一个作家进入你创造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时，仅靠本性的善良是不够的。因为那个环境中既有善也有恶。你必须狠下心来，把恶写透，如此才能让真善美引发人们的同情与爱怜。作家进入创作就像战士上了战场。你不能说战士不善良，但战场上只有善心能行么？这方面，胜利“心太软”。比如国藩的含冤入狱，风翔的遭陷害，解脱就显得简单了，这样既有损于艺术的真实，也就缺少了艺术的震撼力，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当然，我是拿《白鹿原》这部名著和胜利的《西京云影》相比，标杆自然定得很高。就整部作品来说，如我前面所言，《西京云影》无疑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在写作上有所追求、寻求突破的佳作，是一本厚重、匠心独运的大书。作为一位工人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已经很难得了。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也期待着胜利能够写出更加精彩的作品来。

2012. 3. 28

于无梦书屋

楔子

富庶的关中平原腹地，终南山下，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渭河。多年前，当地人一直称它为禹河，不知道是念转音了，还是和大禹有关。至今，山里有些老人还这样称呼它呢。远古以来，这条著名的河流就一直安详地、豪放地流淌着，喧腾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用自己坚忍博大的胸怀孕育了关中平原，又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着这片平原的生灵。它是关中平原的母亲河。在它的臂弯里，曾诞生过让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朝代：周、秦、汉、唐，也曾谱写了一篇又一篇震古铄今的多彩华章。其实，上古时期，它曾是黄河的一段故道，只是后来由于地壳变动，黄河在甘肃境内折身北上，才不再流经它的河床。因此，它无疑曾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这条母亲河下游的南岸边，骊山脚下，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名叫张家滩。它的又一代子民凤翔和国藩就生长在这里。

凤翔和国藩他们俩是叔侄，是同一天同一时辰一前一后来到这个世界的。但命中注定，前脚下来的张凤翔一生下来就要将后脚踏实地的张国藩叫做叔叔。

朝上推几辈，凤翔和国藩是同一个高祖张明宇的传人。张明宇早先只是一个下苦力在官路上帮人挑担推车赶脚脚夫，但人聪明义气肯干，在诸多伙计中还是很有威望的。那年，还是人人拖着长辫子的大清时期，陕西遭遇大旱，连年歉收，饥民遍野，一时天下大乱，兵匪横行。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哪儿，关中道先后拥进了几股人马，声势不小。不知是兵是匪，也不知何派何系。总之，这些人马凶悍异常，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常常是一进村之后，不分尊卑贵贱，不分男女老幼，砍头如砍西瓜。张明宇那阵年轻气盛，又自幼习

武，武功不凡，目睹一些现象很是不解。那回赵庄有人吵吵有股土匪奔庄子来了，一时，偌大的一个村子乱了营似的，到处都是“来了，来了，怕怕，快跑快跑！”哭爹喊娘呼儿叫女的吵吵声，男女老少，扶老携幼，没头苍蝇般乱窜。但腿快焉能比上马快，工夫不大，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利刃的土匪就杀进村子，见人就砍，随后，又一把火烧了村子。事后一清点，四百人的村子一下子就死了四五十口，棺木摆了一街道。其实，那次土匪也就是来了七八个人。张明宇就想，人家是人，咱也是人；人家有刀，咱也有；人家有胳膊有腿，咱也并不缺胳膊少腿；咱咋笨得想不到刀能杀人呢，笨得咋光把刀当摆设呢？于是，他联络了一伙平日一同习武的弟兄，打定主意，试试土匪是不是铁脑袋铜“尻子”（关中方言：屁股之意），是不是刀枪不入的石胎。一日，一彪人马瞄上了他们张家滩。大约平时剁木桩般杀人惯了，这帮土匪心想，这次也只是尽兴操练操练而已。因此，一路说说笑笑吵吵闹闹悠然自得，如同踏青郊游一般。及至进入张家滩，并未看见惯常所见仓皇而逃、惊弓之鸟般乱扑腾的景象。而是一二十个拿着长枪短刀的棒小伙子，敞胸露怀，一字排开怒目而视。土匪头目见状，倒着实吃了一惊。稍顷，又受辱般大怒。心想，吃了豹子胆了，日头由西边出来了，居然还有不要命的敢挡道！嘴里怪叫着：“操你先人，狗日的不想活了！”策马挺枪就向前冲去。明宇开始也有些怯火，腿有点发颤。及至听到叫骂声，血猛地直朝脑门涌，也不知道害怕了，扬起砍刀就迎上去。其他小伙一看那阵势，也豁出去了，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好一场混战，杀声冲天，刀枪乱舞，尘土飞扬……因为村子街道狭窄，土匪的马匹使不上劲，加之有些轻敌，准备不足，几个回合下来，明宇一刀先把那个小头目砍翻在地。其他弟兄见状备受鼓舞，发了疯似的怪叫着一齐拼

死上前，连着砍死了七八个，剩余的几个急忙掉头落荒而逃。那场小小的胜利使得四周的村庄信心大增，噢，原来土匪也不过只是凡胎肉身，咱的刀也绝不是烂木头片片！于是，头面人物出面，各村纷纷成立了护村队，几个村联合公推张明宇为总头目。

本来，逃脱的土匪回去后，大头目闻听大怒，立马要亲自上阵为弟兄复仇，扬言非得血洗了张家滩，非得活剐了张明宇。有人劝明宇道：“这回你娃把祸惹大了，还不赶紧逃命。”

明宇道：“人，就怕你骨头软，就怕你自己先把自己看轻贱了，把自己当做牛当做羊当做马。豺狼虎豹来了，光知道乱哄哄没命地跑。难道脑门上的犄角白生着？难道腿上的蹄蹄子白长着？合起来顶，合起来踢，咋说也能灭了几个狼几只虎。”他这么一说，众人觉得有理，村里青壮年的心也都勇了。

张家滩历来有尚武传统，乾隆年间，曾出过一名武举呢。不久，村子里就有了一支像样的民团，由明宇领着天天操练，只等土匪前来进犯。本来，土匪大头目咽不下那口气，可是适逢战事吃紧，朝廷已派几路人马前来剿杀，于是，只好放弃了“血洗”，也正因为如此，张家滩才逃过一劫。

那场匪患之后，本县县太爷王县令很是赏识张明宇，特意让他到县里当差。后来，还亲自向州府禀报了他的功绩，向朝廷给他讨了一个旌表。一时，张明宇的大名一下子在关中道传开了，十里八乡都知道张家滩出了个人物。张明宇一出门，总有不少人仰慕地围观，如同当年阳谷县民众围观打虎英雄武二郎一般，弄得他倒不好意思。张明宇也不含糊，到县衙当差后，恪尽职守，办事公允，连着办了几件大案，颇受众人好评。特别是他只身智擒了本地韩峪山为害一方多年的大土匪“草上飞”之后，去了王县令的一大心病，王县令更器重他，

破例提拔他当了班头。人人都说，王县令仕途看好，往后，明宇的前程恐怕也真不可限量呢。

然而，两三年后，就在王县令即将高就时，明宇却借故离职而去——因为时间一长，他有点看不惯他这位恩公的作为了。

王县令也算寒门出身。十年苦读，九载熬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初到任时，志存高远，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治下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官声不错。时间一长，受官场之风熏陶，为人情世故所累，慢慢变了，最后也随波逐流开了。迎来送往，拉拉扯扯；敷衍塞责，徇私敛财。明宇看在眼里，气在心中。有心制止吧，人微言轻，回天无力；同流合污吧，于心不忍；反目相向吧，又拉不下那个脸面。王县令一直对他不错，还保媒一心想把自己的一个表妹嫁给明宇呢。在万般无奈的纠结中，明宇不顾王县令的挽留，最后干脆称病递了辞呈。他不愿昧心吃那碗肥腻肮脏的官饭。

重回张家滩之后，明宇先是和他当年当脚夫时在陕北结交的一位漂亮女子雪梅成了亲，接着又拿起了锄头、鞭杆，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农夫。因为自小吃苦，又会谋划，见过世面，眼界开阔，加之在县衙里当差小有积蓄，不几年，明宇就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让明宇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东，是他一次极为英明的决策。

那阵，村子北面渭河岸边有一片二百来亩的河滩地，是邻村另一大户人家的。因家中发生变故，急需脱手转让，迟迟无人问津。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那片地紧在渭河拐弯处，每每一发大水，河堤首当其冲，不堪重负，造成漫滩，将那二百来亩地变成一片泽国。往往投入无数，劳作一年，结果颗粒无收。会谋划的人谁会接手这片田地？看看难以出手，主家的卖价一压再压，最后，可以说半卖半送了。明宇是个有心人，自小是在那片地上玩大的，对那里的地形

了然于胸。他“思谋”（考虑），要解决漫滩问题，就得加固大坝，只要舍得投入，两三年工夫，那段坍塌的大坝完全是有可能加固好的。于是东挪西借，咬着牙把那块地买了下来。

也该当明宇走运。

那年冬天，明宇正和几个雇工在河堤上忙碌，远处顺河堤来了一队人马。近了，才看清是几顶官轿和一些衙役随从。跟在后面的轿子正是本县新任父母官孙县令的。原来，来者是朝廷专门派来巡视大堤的河防大员。

那三品大员一路走来，见大堤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心中甚是不悦。正在这时，见前面几个百姓大冷天赤膊着上身，正抬着巨石修筑堤坝，不由得有些感动。立马吩咐停下轿子，差人把明宇叫过来。明宇本身当过官差，见过世面，人又机灵，见大员相问，并不慌张，侃侃而谈道：“……水务乃兴农之本。农为朝廷根基，根基不稳，何以兴国？”又道：“我天朝地域辽阔，河流不胜其多。朝廷自有难处，百姓亦该出力。只要上下通力，何愁水患不除？”直说得大员连连点头。当下命孙县令对明宇诸人进行了奖赏，又回身训斥几个下属道：“看看你们，备受皇上圣恩，还不如区区一介草民，这样的堤坝能让圣上放心吗？”末了，河防大员又发了话：朝廷拨款，百姓出力，夏汛前毁坏的大堤必须全部修好！大员有令，底下哪敢懈怠？半年后，一道崭新的大坝就修成了。一下子，明宇二百多亩的河滩地变成了水浇良田。以后，他又从东府黄河边请来把式，引种了西瓜和花生，沙土地更是变成了聚宝盆。

自此，明宇的财富不断增长，还在县里、省里开了商号货栈。十来年间，真正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东了。

明宇发家后，并没有忘记乡邻，广积善缘，造福桑梓。有年闹年
谨时，为赈灾舍饭，他几乎散尽家产，深受乡民敬重，被尊为善人。
为此，四周八乡老百姓还联名送了他一方“积善之家”的牌匾。至
今，乡间还流传不少有关他的轶闻掌故呢。

明宇雪梅二老相继离世后，膝下的三个儿子倒不错，客客气气和
和平平地分了家。随着大家庭的解体，两位老人颇有些传奇色彩的创
业史，在下辈身上渐渐归于平淡了。

不过，世事无常，历史长河总不能死水一潭。有时，不期然间也
可能溅起水珠，或掀起巨浪。颇有些英雄气概的张明宇的后人们，也
总不能人人平庸、个个草包啊！

01

在张门的繁衍史上，张凤翔和张国藩虽算不上巨浪，但至少也算得上两个闹出了点动静的人物。

凤翔是张明宇长门的后人，国藩是老三的后人，两人是在枪炮的聒噪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

其时是民国十五年，正是镇嵩军围困西京城、二虎守长安的时节。西京城周围驻扎着不少被关中人称作“粮子”的军人，当然全是操着蛮不拉拉口音的河南侂子。张家滩也驻着一连粮子，连长就住在凤翔家，连部自然也设在凤翔家。

人说树大有干枝，族大有乞儿。明宇的几个儿子分家后，各户家业自然少了。到凤翔父辈时，其他后人都相继衰败，唯有凤翔家还牢牢占据着村子首富的地位。遗憾的是，年近四十，凤翔的父亲还没有子嗣。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这么大的家业？为此，凤翔的父亲常不由得长吁短叹。一日，王坡的王二先生又来给夫人看病。王二先生是张家世交，和凤翔的父亲是多年的好友。号脉开完药方之后，王二先生收拾好笔墨纸砚，背过夫人，轻轻摇一下头对凤翔的父亲道：“夫人阴虚太甚，脉象沉弱……看来，不能了。”

“这可如何是好！”凤翔父亲放下手中的水烟袋，连声叹气。

“叹气有啥用！你得想想办法。”

“要不，我把她送到省上让洋先生看看？”

“洋先生？”王二先生不满地撇撇嘴，“你钱多得是没地方花了？实说，你就是把人送到京城也不顶用。”

王二先生是关中道上的名医，擅长妇科、儿科，最瞧不上西医。王二先生话一出口，凤翔父亲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要想不绝后，兄弟，你得另想办法——再办一个人嘛。”

其实在王二先生说这话之前，已有不少人劝过凤翔父亲。凤翔父亲也早在心里琢磨过这事，甚至私下曾物色过一个，但最终忍痛割爱了。这倒不全是他不忍心背叛妻子，而是他有所顾虑。

妻子是附近岳家川人，知书达理，心地善良，家境比他家还殷实。妻子当姑娘时也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可人儿，只是自小体弱多病，整天离不开药罐子。这些年，眼见自己为张家续不上香火，很是内疚，常常私下垂泪，也劝丈夫再办一个。但凤翔父亲还是摇头，他忌惮他的几个大舅子小舅子。

妻子娘家人丁兴旺，大舅子在县保安队当队长，小舅子在部队当营长。特别是大舅子怕妹子日后吃苦受欺，“纳妾娶小”的事就是不吐口。这阵听到王二先生又提起“再办一个人”的话后，凤翔父亲不由得长吁一口气道：“你说的话我想过，可难弄啊。”

“你说的是岳家的几个兄弟？”

“是的。前年，我刚漏了点口风，老大当时脸就变了。”

“那是前两年的事。实说，前几天，我给你大舅哥的姑娘看病，说起你媳妇的事，给他挑明了，没盼头了。看样子，你大舅哥的口气好像有些回旋的余地。”

“老兄，那你得空吹吹风，再给我使使劲。”

“那还用说！”

王二先生走后，凤翔父亲回到上房，看到当年柔弱可人的媳妇如今寡黄寡黄，倒不由得心酸。事不由人，身子骨好点，媳妇何尝受罪，何尝整天为“无后”的事而揪心。见媳妇打听看病的事，他只泛泛给媳妇宽宽心，出门又招呼伙计们下地干活去了。

世上的事真怪。就在大家都对凤翔母亲的生育能力判了死刑，就在大舅哥默许了凤翔父亲“再办一个”时，三十多岁的凤翔母亲的肚子好像和众人赌气，仿佛宣告自己不是废物似的骄傲地鼓胀起来了。

天大的喜讯！凤翔父亲、母亲，凤翔舅家全都为凤翔母亲日渐隆起的肚皮高兴不已。

临盆时，镇嵩军围城，兵匪横行，到处都乱哄哄的。村中不少大姑娘小媳妇都逃到外面，凤翔母亲有孕在身，想逃也无处可逃，只好留在家中了。

那时，驻扎在凤翔家的粮子连长是个三十来岁的大个子，凶巴巴的，士兵都很怯火他。特别是那个小勤务兵，见了他如老鼠见了猫似的，尻子都长眼。可他见了凤翔母亲倒和善，有时还咧嘴笑笑，笑得凤翔母亲心里直发痒。

凤翔母亲那时已青春不驻，但风韵犹存，黄脸上依稀还保留着当姑娘时可人的影子。私下，她对凤翔父亲说道：“我咋看那个侏子笑得不对劲，不行，我躲到我娘家去。”

“你娘家村子也驻着粮子，再说，快了，就怕娃生到你娘家，咱的罪就大了。”

关中道的风俗：姑爷绝不能在岳父母家过夜，女儿也绝不能在娘家生孩子。倘若那样，就是对娘家神灵的大不敬，就会给娘家人带来无尽的灾难。

但那个大个子连长并非想象的那么坏。

一日，又打了一仗，不久，几个粮子用一扇门板抬着连长回来。一发炮弹打过来，连长负伤了。

连长躺在门板上，浑身是血。一条腿耷拉在旁边，脸色惨白，疼得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奇怪的是，远远看到凤翔母亲挺着大肚子像

大白鹅似的晃过来，竟灿烂地笑了。然后对旁边的人道：“我老婆怕也快生了。”

当晚，那个连长就死了。也许，连长一见到凤翔母亲就想到自己的妻子。也许，残酷的战争中，血与火是不属于女人的，每个女人都是爱神。

这天，正是夏收时节，凤翔父亲在地里忙着，佣人李嫂差人急匆匆告知他，媳妇怕是要生了。“人生人，吓死人”。其时，生小孩是天大的事，也是极其危险的事，因生孩子毙命的妇女很多。凤翔父亲赶回屋里时，李嫂已把开水烧好，草木灰、草纸早已准备妥当，村子北头的产婆刘氏正指指画画忙前忙后。屋里，媳妇正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不住，叫得凤翔父亲直心慌，只是在院里推磨般转个不停。

这边正忙乱着，那边，国藩母亲也快生了，催请产婆刘氏的人又来了。

“哎呀，我的天啊，真是的，咋都撵到一个茬口了！”刘氏急得直捣小脚，“甭急，挺着，挺着，我一会就过去！”

“能挺我何必跑过来！”来人急得也直跺脚。

可以说，国藩家那阵是明字一门中最没出息、最穷的一家。

国藩爷爷辈开头时光景还不错，到他父辈时就走下坡路了。其实，国藩父亲这人脑子并不笨，也舍得出力，可行事总异于常人，也总干不好事。别人说东他偏西，别人说天他总看地。说他心细吧，他真细心，院子里栽几棵树，他都要用绳子比画半天，前后左右要对得端端正正。可他常粗心地把衣服穿反，裤带老忘记塞在裤腰里。说他脾气好吧，还真好，小孩子家骂他他也只是笑笑。有时却暴得出奇，为鸡毛蒜皮的事常和人翻脸……更逗人的是，那年，他家大黄狗把他媳妇咬了，他不问伤势如何，反怪罪媳妇。道：“狗咋不咬我？肯定